



王跃文
著

祸色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祸色

王跃文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自序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自己的创作持怀疑态度,这倒不是因为评论界的不屑一顾,也不是因为不属于任何流派,我还没有那么深重的编队意识,从而找到归宿感。我只是希望自己写得更好,更少的人为色彩,纯朴,自然,同时又能抚慰人的心灵。

人是善恶的混合体,甚至善恶为因果,好人犯错误是最让人痛心疾首的,常常比真善美的东西更让人掩卷沉思。

我用了很多的时间才知道不美的东西有美的因素,有英雄行为的人未必是英雄。很多时间,写作的经验来自生活的经验,因而体验不可或缺。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在努力完成日常生活工作之余,进行这样紧张的写作,我失眠、痛苦、疲劳、伤心……

创作是艰辛的,但常常顾不得劳顿,一口气要把自己心中的爱和恨流泻在纸上。我觉得写作是在净化自己的心灵,并且希望我的读者也能得到这样的享受。文学,来不得半点虚伪、欺诈和装腔作势。也容不得污秽,肮脏和居心不良。“文如其人”。作者的赤诚与否是绝对瞒不过任何的的眼睛的,我绝不相信怀着一颗卑劣的心的人能写出真善美的好作品。

写作没有天才,而是源于生活。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能够告诉别人其中必然成功的技巧。我在写作中常常忘记了自己是在写作,而是在虔诚地告诉人们一件件心中的爱和恨。甚至像是读着

一部深深吸引着我的作品。我也无意在作品中刻意雕琢、精心设置那些“悬念”。实实在在是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所作所为迫使我按照他们运行的轨迹而前进。

还有一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可那些专司新闻的媒体，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布下迷魂阵的，那么小说真能起到新闻的效果，倒也是功德无量。我便以为批评别人小说是新闻式写作，实在也是一种抬举。

我这本作品比较直观地反映了当下县城、乡镇的经济状况，从各种经济往来到各种人群的收入、开支状况，甚至细微到各种物价。这使我联想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恩格斯说过，巴尔扎克的小说所提供的经济情况比起当时的全部经济学著作所提供的都要清晰。他们为了伸张正义而与封建腐朽的恶势力相抗争，表现出人民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

王跃文

2003年12月

第一章

很久没下过这样的大雪了。

雪花漫天洒落，伴着寒风凛冽，淹没了山村田园，冻结了整个苍穹。

它覆盖了一切，让旧有的万物在其中沉寂、消亡，同时，也让新的生机得以孕育、壮大。

“得意楼”饭店的伙计钟亮趴在窗口，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的飞雪。只有下雪的时候，才有他难得的清闲。这家坐落在国道边上、临江的小饭店生意极好，平日里客流不断，每天都要做到下半夜。而饭店老板非常吝啬，只雇了钟亮这么一个伙计，这位十八岁的少年不得不终日忙忙碌碌。

不过，钟亮在这里过得很开心，因为他的老板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那表情让钟亮感到温暖，这对别人也许无所谓，可对钟亮来说，却是他所期待的，却是可以让他忘却劳累的。

钟亮很小就成了孤儿，他曾寄居在远房亲戚家，也在孤儿院里呆过几年，13岁开始就四处流浪。无人管教，无人关心，这种放纵的际遇让他拥有了与众不同的早熟。在他的世界里，他最为惧怕的不是饥饿，不是困苦，而是成年人冷漠的目光。那目光充满了轻蔑，引发他灵魂深处的自卑，让他感到孤独和痛苦。

从前的流浪生活就像一间黑色课堂，教会了他很多东西，让他能够以他的方式来适应一切，能够在一无所有中生存。这其中自然包括有奸诈和狡猾。他总有办法戏弄那些傲慢的成年人，以此来对

抗他们的鄙视。

这些,让他孤傲不逊,他用这种傲慢削减自卑。

直到有一天,这家饭店的老板收留了他,他才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生活。

钟亮并不认为老板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人,但是很佩服他。

老板姓周,是个70岁上下的老头儿,个子不高,很结实,说话上海口音,混合了一些东北味道,听起来很舒服。

钟亮最为佩服的一点就是,周老头总是笑眯眯的,却总能让别人按照他的意图行事。而且,那些受了他摆布的人也是笑呵呵的,心甘情愿的。理由很简单:尽管那些人事事实上都吃了亏,可心里却认为占了便宜,而且,占了很大的便宜。就这样,周老头把周围的各色人物摆弄得顺顺当当。

钟亮认为这是高明,而一般生意人的斤斤计较、翻脸无情只能算是精明,抑或简直是愚蠢。

在钟亮眼里,周老头像是一只地道的老狐狸。

钟亮每次这样恭维他时,老头儿只是淡然一笑,说钟亮有悟性。钟亮也觉得他们心灵中有种默契,只是他年纪尚小,总也想不明白。

有一次钟亮帮老板娘收拾东西,无意中看到了老头以前的照片。钟亮大为惊讶,那照片上的人年轻俊美,衣着华丽,气宇不凡,让钟亮惊叹不已。他想来想去,想到一个最贴切的比喻,像电视剧里旧社会十里洋场上的大老板。

这让钟亮更加佩服周老头,他问及此事,老头只是说,等你长大一些我再告诉你。

这时,一辆本田轿车停在了饭店门口。车行驶得有些困难,显然出了毛病。此刻,已过了下午4点。钟亮懒洋洋地站起来,心道,又要忙活了!从车里走出4个人,一个是司机,五短身材,结实精

干。另外一个清瘦男子戴着眼睛，神情有些奸滑，此刻正一脸的谄媚相。他谄媚的对象是位中年男人，50上下，中等身材，微微有些发胖，穿着一件棕色皮大衣。在3个男人身后的是个20出头的妙龄女子，她一露面，就吸引住了钟亮的目光。那女子身材高挑，美貌动人，长发自然飘散，白皙的脸庞泛着红晕，一双眼睛仿似明澈的清泉，让她周身上下媚气逼人。

钟亮觉得心似乎被这女子撞了一下。

戴眼镜的人大踏步地走入屋子，好像根本没看到钟亮，径直走到周老头面前，趾高气扬地说：“你是老板吧，把你们最好的房间腾出来，要四间。”

周老头笑眯眯地看着他，同时估量着对方的底数。良久，老头儿开口道：“有，40间也有，只要你出得起钱！”

“钱？！”戴眼镜的大声地重复道，“钱我有的是！”

周老头一笑，说：“那最好！每间每天200块！”

“什么？”戴眼镜的惊诧地大叫，“你这价格赶上大酒店了！你敲竹杠呀？”

周老头从容不迫道：“现在天下着大雪，你们的车也出了毛病，你们一定又冷又累，这种情形下，一张床，一间温暖的屋子，在你们看来就等于星级酒店！”

戴眼镜的怒道：“你这是黑店！”

周老头说：“如果钱不够，我可以行善积德！不过，你们可是有钱人，有钱人就该潇洒些嘛，何必为了百八十块的，跟我这个糟老头子讨价还价？”

戴眼镜的还要发作，却被中年男人止住：“这就是市场经济，懂吗？我看呐，这位老板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嘛！记下来，回去之后，我要在演讲里引用这段故事！”

“对，对，”“眼镜”随声附和着，“王老板看问题就是深刻，有道理，有道理，市场经济！”

钟亮对这类奴才嘴脸最为反感，贫困教会了他奸滑，却没有让他学会卑躬屈膝。

周老头笑眯眯地打量着中年人，似乎对他有了兴趣，于是说：“这位先生出语不凡，我看不像一般人呀？”

中年人闻言有些得意，但举止依旧沉稳，“眼镜”却沉不住气了，开口道：“算你这个奸商有点儿眼光，这位先生，说出来吓你一跳，他刚刚用丝绸换来了老毛子（俄罗斯人）的飞机，他要和全世界做生意，他的名字很快就会写入教科书，他就是闻名全国的大商人，今年美国《弗布斯》排行榜排名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一代儒商王浦！”

钟亮愣愣地听着，他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他相信周老头也不会听说过。不过，他料想，周老头一定会说一些“如雷贯耳”之类的恭维话，这是他惯用的伎俩，他总是说，没有人不喜欢听恭维话。可是，此刻钟亮却听周老头说：“今年排名第一？那么去年排名第一的是哪一位？”

“眼镜”一愣，说：“是上海的地产大王，不过今年投资地产失败，排名也跌到第十了！”

周老头一笑，又问：“那么，前年排名第一的呢？”

“眼镜”不耐烦道：“你这老头儿就是孤陋寡闻，什么都不知道。前年排名第一的是广东的李群呀，谁都知道，他炒股票惨败，结果跳楼自杀了。喂，我介绍我们老板呢，你问这些干什么？”

周老头微笑不语，钟亮隐约觉出周老头话里的挖苦之意，但深一层的意思却弄不明白。而那个叫做王浦的中年人倒是会心地一笑，说：“算了，按他说的，把房钱给他，另外再加 200。老板，给我们弄些好吃的。”

周老头自然满口应承，接着就去张罗饭菜了。钟亮给众人端来茶水，乘机仔仔细细地看了那女子一眼，那女子似乎有所察觉，她抬眼迎着钟亮的目光淡然一笑，这倒让钟亮有些羞怯。

钟亮生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他早就习惯了女性射向他的温柔目光。他甚至发现，自己在女人群中很混得开，和女人办事总是非常容易。所以，他面对女性总有一种优越感。这也是他傲慢性格的一部分。不过，这女孩不一样，她让钟亮有些心慌意乱。钟亮觉得她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和她相比，以前看到的女人都庸俗到了极点。钟亮盘算着，她是他的女儿吧。哎，如此美貌的千金小姐，不知谁有福气娶到她。

“阿红，刚才送你的那两个女孩子，是你的朋友？”中年男子问那女孩。

原来她叫阿红，名字倒是俗气！钟亮暗想。

阿红开口道：“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她的声音清脆而略带磁性，有一种不属于她年龄的成熟。

“真是物以类聚，你们简直是三朵花！”

“你真坏呀，你是不是看上她们了？”

王浦大笑起来，阿红却认真道：“你看上也没用，她们俩，一个考上了电影学院，将来一定能成大明星；另一个考上了中国警官大学，也前途光明。只有我，哎，这样没出息……”她语调哀怨起来。

“怎么，跟我后悔了？”王浦问道。

女孩淡然一笑。钟亮心想，这不像是父女俩的对话，倒像是……天哪！他忽然感到一股透心沁肺的凉意窜遍全身。她，原来是那种傍大款的女人，那种……钟亮想不下去，他心里顿生失落。

“你不会后悔的，你会得到她们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当明星了不起吗？明星要靠人捧的，要人捧就得付出代价；至于当警察，每月那点儿可怜的工资，不值得羡慕。很快，你就会明白。”男人说着，一边竟托起了女孩的香腮，“你付出的最少，而你得到的最多！”

钟亮拎着茶壶站在一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女孩的美丽刚刚给了他一个梦想，但那梦想就像一个漂亮的肥皂泡，转瞬

就破灭了。

女孩冷漠一笑，说：“要我付出什么？和你上床？”

钟亮没想到女孩子的话语如此无忌，脸“唰”地红了。中年男子察觉了，他说：“你看你，一个女孩子，说话这么直接，把人家小伙子都弄得不好意思了！”

女孩向钟亮望去，这下钟亮的脸更加红了，他努力想抬起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头却越沉越低。女孩轻轻一笑，对中年男子说：“别看他现在羞答答的，将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男人都是好色之徒，只要有了钱！”

“哈哈，”中年男子笑道，“是啊，不是有句话吗，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其实，这句话讲的是做人的本钱。人就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本钱，女人的本钱就是美貌，她可以换来金钱；男人的本钱恰恰相反，要用钱去购买一切！人生就是这样一场游戏，或者叫做交易。好游戏能让参加者得到乐趣，好交易能让双方得到想要的东西。我是这种游戏和交易的行家！你虽然还小，不过你身上有一种可贵的气质——人生玩家的气质。这种气质让我非常欣赏。有一天，你会和我一样，成为一个高手。”

女孩不屑地笑道：“有一点我很佩服你，就是你能把一件明明很龌龊、很肮脏的事情，说得光明正大，天经地义。有一次，一个个体户拿着 200 块钱要我和他亲热，我倒觉得他更加直接。”

王浦闻言大笑道：“你把我看成山，个老色鬼了！不过，我不在乎，还有很多人称我是流氓、骗子、恶棍呢，比起这些，色鬼两个字简直是在恭维我。”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会明白的，不仅是男女之事，在你身上，还有我更大的乐趣！”

这时，周老头张罗了饭菜进来，他似乎听到些什么，露出了那种老狐狸似的微笑，这微笑引起了王浦的注意。他问道：“老板觉得好笑吗？”

周老头一边摆放着盘子，一边慢悠悠地说：“不好笑。我只是

觉得，在你这个年龄，说话不该如此血气方刚。”

“嘿！”戴眼镜的家伙愤愤不平道，“你凭什么教训我们王老板？”

王浦伸手止住他，对周老头说：“别人叫我儒商，因为我非常喜欢探讨做人、做事的道理，我倒很想听听您的高见！”

周老头缓缓坐下，说：“中国有句老话，说人的牙齿虽然坚硬，但很早就脱落；人的舌头虽然柔软，却可以一直存留。”“哈哈……”王浦大笑道，“这样的话，我听得多了，无非都是让人收敛锋芒，做一个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人。试问，一个人默默无闻地活一生，即便有百岁高龄，不也是如同猪狗一般。中国人的哲学呀，很大程度上不适应现代商业竞争。所以，我总结了一套理论，而且著书立说，就是要向中国人讲述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充满竞争和锋芒的哲学。”

“对！”戴眼镜的家伙附和道：“我们王老板是大作家，大商人，凭你那种老掉牙的道理，还来教训我们王老板？”周老头平淡地一笑，转开话题道：“这世界上真正掌握真理的人很少，知道为什么吗？”

王浦显然对谈话很有兴趣，他微笑地听着。

“人生的道理来源于‘悟’，而不是‘学’，而悟出道理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时间、金钱、甚至是生命。很多人明白了道理，但是，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再去使用它了！”

王浦道：“老先生是说，我的那些哲学只是纸上谈兵？我告诉您，我就是凭借它们创造了商业奇迹，创建了我的企业王国。很多人一辈子平庸，无法创造奇迹，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根本不相信奇迹！我的哲学不但对我有用，很多看过我书的人都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周老头说：“我不是说你的道理没用。要知道，人生的道理有两种，一种用以赚钱、处世、经营事业，这只能叫做小智慧；还有一

种,是用来经营人生的道理,那是大智慧。”

王浦仔细听着,似乎感到眼前的老头儿决非凡人。他正色道:“先生刚才的话,让我耳目一新,我很想听听您所谓的大智慧。要知道,人生飘忽不定,事业成功容易,人生成功却非常之难!”

周老头微笑着,说:“看得出,你来头不小,而且正值盛年,人生事业都志得意满。你一进门,我就感到了一股豪气,这豪气不但来源于财富,也来源于个性。这种豪气如果出现在年轻人身上,会是很难得的,也会让他发达。但是,出现在你这样年过半百,事业有成的人身上,却是一种不祥之兆。你我能够相见,也算是缘分,我就随便说说,对你有用最好,不对就当老头信口开河。”

王浦平静地听着。

周老头思忖片刻,嘴角闪过一丝浅笑,悠然道:“经营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进’和‘退’。要知道,世事多变,很多人都可以登上顶峰,但是没有人可以永保辉煌。人们通常的错误在于,只知道‘进’,不知道‘退’。走到最高的时候,谁都不愿意放弃,可是,爬得越高,摔得越惨!所以,在第一位的人,最应该考虑的不是天长地久,而是全身而退;人一定要懂得什么时候该退,还要懂得怎样退。就像登山一样,登山者的第一目标并不是登顶,而是活着。一个强者不但能够登顶,不但能够在顶峰得到想要的一切,而且,能够从顶峰全身而退!”

王浦呆呆地捧着一杯茶,手悬在半空……

钟亮虽然聪明,可是人生阅历毕竟有限,他无法领会这番话的含义,反而觉得脑袋发胀。这时,有人拽了他一下,却是那美貌女孩,她对钟亮说:“他们俩大道理、小道理的,你是不是也烦了,不如我们出去走吧!”钟亮自然求之不得,他看到周老头向他点头,于是拉起女孩的手奔出门去。

女孩的手光滑细腻,柔若无骨。钟亮握着它,心里迸发出一种

从未有过的兴奋。

女孩轻声问道：“你叫什么？”

钟亮说：“我叫小钟子！”

女孩道：“你叫我阿红吧！”

钟亮说：“我知道！”

阿红莞尔一笑，说：“你都听到了？你觉得我是个坏女孩吧？”

钟亮老实地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阿红清脆地笑起来，忽然问：“你是不是喜欢我？”

这一大胆的问候让钟亮有些窘迫。

阿红却喜欢看到他的窘迫，女性面对纯真的男性时，会变得自信而大胆，会忽然间萌发出各种灵感来戏弄他。

阿红欣赏了一阵钟亮的尴尬，提议道：“我们去江边堆雪人吧！”钟亮自然叫好。

此刻，雪已经完全停了，落日余辉弥漫着远方的天际，整个世界笼罩在柔和的暮色中。

松花江畔已成白色的世界，江天一色，蔚为壮观。

两个青年人在一起没什么拘束，他们在雪地上放肆地嬉笑追逐着，那爽朗的笑声，轻盈的身影，让空寂幽冥的白色苍穹忽然有了勃勃生气。而雪后江畔的开阔静谧也让这对少男少女忘乎所以……

嬉笑追逐间，钟亮脚底一滑，竟摔了个狗啃屎。这狼狈相惹得阿红大笑起来。

钟亮从地上爬起，脸上依然挂满了泥巴，举止不知所措，那样子更是滑稽。

钟亮不好意思起来，用袖子手忙脚乱地擦着脸。这时，阿红用手温柔地止住他，拿出一块干净的手帕，轻轻为钟亮擦去脸上的污泥。她身上散发着一股幽幽的香气，那香气淡雅，清纯，比雪夜的空气还沁人心脾。钟亮默默地注视着她，他们离得那么近，钟亮可以

清楚地看到她白皙的面庞，柔滑的肌肤，清澈的眼眸，薄薄的嘴唇。还有，她轻柔的手，缓缓地擦去他脸上的污渍，那么温柔，那么亲切，这个孤儿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这种女性的爱抚了，他为之深深地陶醉。

阿红的眼神忽然迷离起来，继而，很专注地看着钟亮，碰到他的目光时，却骤然露出一丝娇羞。

“怎么了？”钟亮问。

“没什么，”阿红犹豫了一下，盯着钟亮清秀的面庞，爽朗地说，“想不到你长得这么好看！”钟亮不想她会如此回答，既兴奋，又惊奇。阿红则淡然一笑，两个人默默无言，相对伫立，阿红不经意松开了手帕，白色的手帕像一片雪花，飘飘洒洒地随风飞扬起来。钟亮情不自禁地抓住阿红的手，阿红本能地挣脱，可是被钟亮握得更紧了。钟亮觉得热血上涌，他不顾一切地一把搂住阿红，亲吻她。阿红并没有挣脱，反而迎上了身子，钟亮感到她身上的香气更加浓烈，更加醉人。阿红的身体柔软而富有弹性，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钟亮身上的活力一样，他们交融在一起。阿红冰冷的嘴唇透发着一丝清凉，纯洁美好，毫不俗气，令钟亮心醉……

一切都是那么寂静，世界仿佛都睡去了。地上的雪花被风吹起，似乎为这对男女伴舞。他们慢慢地分开，依依不舍。接着，是一阵尴尬。

良久，钟亮道：“你，你真的要跟他一起走？”

阿红淡然一笑，这一笑充满了无奈。“我没别的选择，我很穷，我必须找一个有钱人。”

钟亮问：“你会嫁给他吗？”

阿红说：“也许吧！”

“那你不是很吃亏？”

“吃亏？如果我能嫁给他，所有人都会说我是个骗子，没人会说我吃亏。”

钟亮正色道：“我会说！你，你是那么美！你应当嫁给一个你爱的人。”

阿红幽幽叹息道：“美？当然！美是我惟一的财富。所以我得好好利用！你知道吗，美丽而贫穷的女人不会为了爱情去结婚。我有两个好姐妹，我们一起长大。直到我走的前一天，她们俩还追着我，劝我不要跟一个老头儿。可是，我和她们不一样，她们都有幸福的家庭，都有美好的前途，一个被大导演看中，另一个考上了中国最好的警官大学。可是我呢，妈妈一身是病，父亲是个酒鬼，……我，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阿红的不幸让钟亮觉得同病相怜，他心生怜爱，关切道：“那个大老板他爱你吗？”

“这不重要，我要他的钱，他要我的人。”阿红忽然转了话题，问道，“知道我为什么和你接吻吗？”她思忖片刻，又犹豫说，“我只是想把我纯真的吻给一个纯真的人。要知道，也许过了今晚，我就不会再纯洁了！”

阿红幽然地望着远方，苍茫天地间，她柔弱的身躯越发显得渺小，显得微不足道。

这景象让钟亮感觉到一种悲凉。

“另外，我心中还有一个童话，我总幻想，能出现一位白马王子，满头金发，高鼻梁，大眼睛，骑着骏马，为我带来爱情！其实，我幻想中的那个英俊男孩很像你。”阿红诉说着浪漫，声调却平淡而凄凉。

“我爱你，我可以给你幸福！”听到这儿，钟亮忽然觉得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冲动喷涌而出，他动情地抓住阿红的双肩，激动地说道。

阿红却轻轻挣脱，淡然道：“你根本就不认识我，你只是一个纯真的小男孩！再说了，你也没有钱，没有金钱哪有幸福？”

“金钱，为什么一切都离不开金钱？”钟亮感叹道。

“问得好!我也经常这么问。”

“我可以有钱,我会成为富翁的,你等我,等我三年,一年?为了你,我一定可以成功。”钟亮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熟悉,在他心灵中某个遥远的角落已经驻留了很久。只是此刻,这个充满了野心的声音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响起,为了一个他不知名姓的美丽女孩。“哈哈,”阿红却大笑起来,说,“别傻了,到你成为富翁的时候,你会找到和我一样的女孩的!今天,你只是一个纯洁的小男孩,而我是一个就要失去纯洁的女孩,我把我纯真的吻给了一个纯真的人。仅此而已!”

钟亮心里一阵黯然,他长期以来的傲慢顷刻间被击碎了,取而代之的是自卑——面对命运,他根本就无能为力。

阿红轻声说:“再吻我一下,好吗?”

钟亮无声地走近阿红,把她紧紧搂在怀中,忘情地拥吻她,任凭心头浓烈的热情和痛苦奔腾……

许久,阿红挣脱开,她眼角有些湿润,说:“我冷了,我回去了!”说罢,丝毫没有理会钟亮,径直向屋里走去。

钟亮则默然伫立在雪中,身后是阿红芳足踏雪的声音,他听凭那声音渐渐远去,却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加以阻止。他只有面对一个现实:这个昙花一现的迷人女孩将永远在他的生命中消失,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萌动的爱情匆匆而来,也将匆匆而去。

这现实让他觉得失落,觉得痛楚,这份感受不同于以往,不能以漠视来抗拒,不能用酒肉来消减,也不能用傲慢来麻痹。这份感受,让他无比自卑,让他否定了过去的一切。

钟亮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屋内,阿红正依偎在王浦身上,这情景让钟亮更加难过。王浦和周老头谈得正来劲儿,二人举杯畅饮,开怀大笑。王浦看到钟亮,忽然对周老头说:“你这位伙计真是一表人材,和我这个阿红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呀!他让我感到老了!”

此言一出,倒让钟亮觉得心里发毛,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倒是阿红机灵，连忙道：“你不老，你多成熟呀！”

“哈……”王浦大笑起来，那笑声却充满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一种可以操纵别人命运的狂妄，这笑声让钟亮更加自卑。

周老头也笑了，说：“要成为金童玉女，这个傻小子还缺一样东西。”

“什么？”王浦关切问。

“钱！”

沉默。

“哈哈……”王浦突然得意地大笑起来，周老头却像老狐狸一样眯着眼睛微笑。阿红附和地笑着，伴着温柔的目光，那目光全投给了王浦。只有钟亮笑不出来，他觉得脸上发烧。

王浦颇有感触道：“贫穷！贫穷其实是一种耻辱，虽然有钱人很多都受过穷，但是，越是白手起家的人，越把贫穷看成耻辱。你说怪不怪？”

周老头想了想，说：“那么富贵呢？富贵其实是一种罪孽，虽然穷人都向往富贵，但是，越梦寐以求地想发财的人，越把富贵看成罪孽。”

王浦闻言又自笑起来，说：“说得好！来，我敬你！”

二人举杯，一饮而尽。阿红空隙间看了一眼钟亮，正巧钟亮也在看她，二人目光一相遇便匆匆分开了。

夜已经很深了，钟亮却毫无睡意。他的世界正在进行一场巨变。往昔的一幕幕涌上心头：失去双亲的泪水，远亲家的寄人篱下，孤儿院里灰白的墙壁，饥寒交迫的街头流浪，被人侮辱戏弄的场面……这一切早就编织了他的自卑，只是他用玩世不恭的个性抗拒了那种自卑，同时，他独到的生存之道又让他产生了一种傲慢。

伴随着这份傲慢，以及潜存的自卑，他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追求，只有生存本身。